

QCA 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应用的 回顾与展望

王雨晨

(兰州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兰州 730020)

摘要: QCA 方法是一种结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优势的研究方法, 能够分析旅游问题的多重因果关系。通过对国内外应用 QCA 方法的旅游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比较发现: 从研究阶段看, 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 QCA 旅游研究引入期 (2011—2014 年)、QCA 旅游研究探索期 (2015—2019 年) 和 QCA 旅游研究快速发展期 (2020 年至今); 从理论基础看, 复杂性理论常被用于解释 QCA 方法的使用。从研究结果变量看, 文献主题主要分布在旅游企业管理、旅游消费者相关、旅游宏观发展、旅游教育以及旅游社区等五个方面; 从研究范式看, 主要分为直接应用以及与构建模型方法的联合应用两类。据此, 提出拓展研究主题、规范研究范式、尝试时序 QCA 以及加强与其他方法的联合应用等建议。

关键词: QCA 方法; 非对称方法; 旅游研究; 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2023)03-0084-15

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趋于量化, 即通过强大而复杂的算法建立与量化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1]。具体来说, 就是当前的旅游研究多采用以均值为中心的对称线性模型估计方法来探究单一净效应问题, 例如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及 DEA 分析等。上述方法既低估了旅游研究中各变量之间可能产生复杂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变量之间的不同组合能够实现相同的研究目的。事实上, 旅游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大多具有因果复杂性, 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2], 这在旅游管理实践中也不鲜见。因此, 为增强研究的实践意义,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以下均简称 QCA 方法) 作为一种非对称的方法被引入旅游研究中, 并逐渐从简单的案例分析延伸到经验数据的分析^[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西北民族旅游村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状调查研究”(22XMZ044); 甘肃省高等学校青年博士基金项目“甘肃省乡村旅游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状调查研究”(2022QB-114)。

作者简介: 王雨晨 (1998—), 男, 江苏常州人,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者行为。

QCA 方法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 Ragin 引入^[4], 是一种结合了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分析技术。这种方法的原理是将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校准为集合, 然后计算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而得出条件变量互相依赖产生结果变量的组态并进行分析。一方面, QCA 方法的优势在于, 其基于布尔逻辑, 能够明晰所提炼的条件变量是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 从而解释因果非对称性问题^[5]。例如, 有研究基于 QCA 方法分析指出, 在预测游客的绿色酒店行为意愿方面, 个体行为态度是必要条件, 而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是充分条件, 这三个条件变量的两两组合有助于增强结果的解释力^[6]。上述内容是传统定量方法所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 QCA 方法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为配置与解释^[7]。换言之, QCA 方法致力于解释“哪些配置能够产生结果 Y”“哪些配置又难以产生结果 Y”等复杂因果关系问题, 即探索不同条件变量的组合如何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 Corne 等的研究发现, 历史遗迹、博物馆、海滩以及滑雪场等 4 类景区形成的 3 种配置均能够产生较高的目的地旅游绩效^[8]。这些不同的配置能够使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决策更加多元化, 而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方向。正是由于 QCA 方法所具备的优势与特点, 其逐渐受到旅游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应用。

综观既有研究, 2021 年发表于国内外核心期刊的 QCA 旅游研究已达 46 篇, 同比增长 100%, 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但与其他管理学科分支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研究设计以及应用主题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此, 本文尝试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与统计, 重点讨论 QCA 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的阶段、理论基础、研究的结果变量以及研究范式等内容, 以期厘清 QCA 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的脉络。同时, 分析当前研究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展望, 为后续运用此方法的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概况

(一) 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文所分析的文献中, 中文文献主要从中国知网上获取, 外文文献主要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获取。筛选文献的标准: 一是主题与旅游相关。二是文献使用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sQCA 或 csQCA, 其他类型的 QCA, 如 mvQCA、tQCA、tsQCA 等在旅游研究中几乎未有涉及, 故本文不作考虑)。三是文献隶属于 CSSCI 来源及扩展版期刊或 SSCI 期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在中文文献检索中, 主要通过知网高级搜索功能进行, 在主题框内输入“旅游”, 在摘要框内输入“QCA”“定性比较分析”等词语。在外文文献检索中, 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搜索主题字段一内输入“tourism”“travel”, 并在搜索主题字段二内输入“QCA”“fsQCA”“csQCA”等词汇。文献检索的时

间设定为 2011—2021 年^①。一轮搜集完毕后，再通过所搜集文献后的参考文献进一步查找遗漏的文献。经过两轮搜索后，再进行人工筛查。最终，共搜集到有效的中文文献 24 篇，外文文献 79 篇。

（二）文献统计概况

文献搜集完毕后，对文献的期刊分布情况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如表 1 所示，从中文文献分布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发表于《经济地理》的最多，为 4 篇，占中文文献总量的 16.67%；其次为《旅游学刊》，为 3 篇，占中文文献总量的 12.50%；其余均为 1~2 篇。从外文文献分布看，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发表于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期刊上的最多，为 10 篇，占外文文献总量的 12.66%；其次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期刊，为 9 篇，占外文文献总量的 11.39%；其余期刊如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等均为 1~7 篇。总体上看，国外文献发表总数超出国内文献的两倍有余，且期刊分布更广，体现出该方法在国外的接受程度更高，在运用上更加成熟。

表 1 国内外 QCA 旅游研究发表数量前 10 名期刊

排序	期刊名称	发表数量/篇	排序	期刊名称	发表数量/篇
1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	6	Sustainability	4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9	7	经济地理	4
3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7	8	旅游学刊	3
4	Tourism Management	6	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
5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5	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3

二、QCA 旅游研究进展回顾

（一）研究阶段分析

本文对检索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按照发表年份进行统计，从时间线角度厘清 QCA 方法引入旅游研究的过程和发展情况（见图 1）。依据图中文献的时间分布以及对相关主题的辨析，本文将这些文献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QCA 引入期（2011—2014 年）、QCA 旅游研究探索期（2015—2019 年）

^①2011 年为国内外旅游研究文献中首次使用 QCA 方法的时间，因而选择这一年作为搜集的起始年份。

和 QCA 旅游研究快速发展期 (2020 年至今)。

第一阶段: QCA 引入期 (2011—2014 年), 国内还未出现运用 QCA 方法进行旅游研究的文献, 且国外也极少运用该方法展开讨论。这一阶段, 国外出现首篇运用 QCA 方法进行旅游研究的文献, 为 Woodside 等发表于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的题为 “General theory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behavior” 的论文^[9]。该文首次尝试运用 QCA 方法分析了文化对国际旅游行为影响的理论, 引用次数超过 200, 为之后旅游学者运用该方法提供了参考。

第二阶段: QCA 旅游研究探索期 (2015—2019 年), 国内开始零星出现运用 QCA 方法进行旅游研究的文献, 而国外研究开始呈现缓慢波动式增长趋势。在这一阶段共计发表中文 QCA 旅游研究 3 篇, 外文 QCA 旅游研究 30 篇。与第一阶段相比, 这一时期的外文文献增长得更快。在这一阶段, 国内出现首篇运用 QCA 的旅游研究, 为刘宇青等发表于《经济管理》的题为 “旅游产品创新影响体验感知价值的构型研究”^[10] 的文章。该文打开了国内使用 QCA 方法进行旅游研究的 “黑箱”, 为后续国内学者继续使用该方法奠定了研究基础。2018—2019 年国内的相关文献呈直线上升, 说明国内旅游学界在逐渐认可这一方法。国外研究开始涉及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 不仅涵盖了旅游主体 “游客” 的相关研究, 如游客旅游支出^[11]、旅游目的地忠诚度^[12]和游客亲环境行为意图等^[13], 也包含了旅游宏观发展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研究, 如乡村旅游的成功建设^[14]、社区居民支持等^[15]。总体上看, 国外研究在这一阶段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 说明国外旅游学界在逐渐接受和完善该方法, 以尽快形成共同的认知, 实现 QCA 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进一步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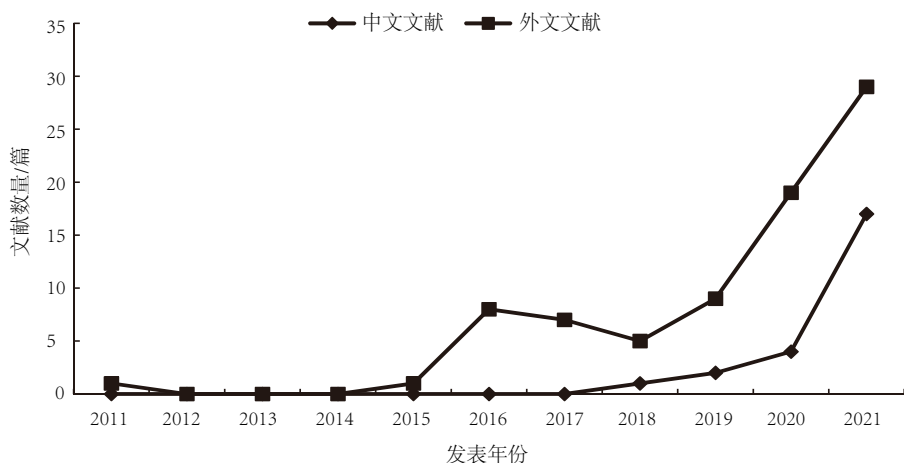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运用 QCA 方法的旅游研究的年份统计

第三阶段：QCA 旅游研究快速发展期（2020 年至今），国内外运用 QCA 方法的旅游研究均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趋势，这体现了自 2020 年以来，QCA 方法已成为旅游研究中的有效方法，研究主题不断丰富，不断有新的研究尝试运用该方法来解决旅游实际问题。国内文献从游客导向型研究逐渐向旅游宏观发展以及旅游社区相关研究拓展，如城市旅游政策^[16]、民族旅游村寨的社区治理等^[17]，但较少涉及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旅游发展问题。国外文献开始基于疫情的背景研究旅游的相关问题，如疫情期间的酒店业决策等^[18]，体现出了更强的实践指导性。

（二）理论基础分析

为进一步明晰适用 QCA 方法的情形，需要分析其理论基础。综合已有研究看，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 theory）是当前使用 QCA 方法常运用的理论，它是由混沌理论（theory of chaos）演变而来^[19]。复杂性理论认为，我们无法通过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解释问题的方方面面，因为某些特定的影响可能来自变量间随机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由确定性的单一因素来预测^[20]。复杂性理论可用于解释各个学科（例如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以及旅游学等）中复杂现象的非线性、异构和动态过程^[21]。有学者指出，该理论还可以帮助证明复杂系统的合理性，解决简单线性方法所无法阐释的问题^[22]。而 QCA 方法实质上就是建立了一个系统模型，分析不同变量的相互作用，最终得出多种路径或多种解决方案。因此，复杂性理论能够作为 QCA 方法的理论基础，且其适用性已在既有研究中被多次证实^[23-25]。综上所述，旅游学中的复杂性、非净效应问题，例如游客亲环境行为不仅会受个体认知与情感因素的影响，还会受个体态度、信念以及一些外部情境因素的影响^[26]，诸如此类问题均可基于该理论运用 QCA 方法来进一步解决。

（三）研究结果变量分析

事实上，运用 QCA 方法的旅游研究基本均为围绕驱动因素或影响因素的讨论，具体为选择若干条件变量，探讨他们与单个（也有为两个的情况^[27]）结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对研究结果变量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利于厘清当前运用该方法的旅游研究主题热点和方向。本文通过对 103 篇国内外文献的两级编码分析（见表 2），将 QCA 旅游研究结果变量归纳为旅游企业管理（19.41%）、旅游消费者相关（54.37%）、旅游宏观发展（19.42%）、旅游教育（0.97%）、旅游社区（5.83%）五个核心范畴。这一结果表明，QCA 旅游研究还是主要围绕“旅游消费者”这一主体，从他们的体验感知、购买决策、出游不同阶段的决策以及相关行为展开复杂关系的梳理，属于热点问题。与此同时，旅游企业管理以及旅游宏观发展也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对于旅游教育、旅游社区领域的关注还较少。在数字化旅游时代，旅游教育的创新，如培养个体的智慧景区规划能力以及旅游

直播能力等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

表 2 QCA 旅游研究的结果变量梳理

结果变量	初始范畴	核心范畴	频数	频率/%
酒店员工工作绩效、酒店员工工作满意度（2）、酒店员工工作幸福感	旅游企业人资	旅游企业管理	4	19.41
酒店经理逃避隔夜税、酒店内成功企业家的属性	旅游企业高管		2	
旅游休闲农场绩效、旅游企业销售业绩（3）、	旅游企业绩效		4	
酒店战略服务、旅游企业外生冲击的抵御、酒店发展决策（2）、酒店资本管理、餐厅的成功经营、酒店采用物联网意愿、上市旅游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旅游上市公司多元化并购、旅游吸引物传播	旅游企业战略		10	
游客感知价值（3）、游客信任、旅游风险感知（2）、旅游评论感知、游客满意度（2）、旅游体验（3）、门票价格感知、图书馆旅游吸引力、旅游公共交通出行满意度、游客幸福感、游客不满、旅游在线信息满意度、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	游客体验感知	旅游消费者相关	19	54.37
旅游天气保险购买意向、游客在线购买意愿、酒店预订意愿（2）、旅游支付意愿（2）、点对点住宿意愿、酒店住宿决策（2）	旅游购买决策		9	
游客出游决策、国际旅游行为、旅游目的地选择（2）、博物馆参观意愿	游客出游决策		5	
节事旅游参与、游客参与意愿（2）、乡村游憩	游客游中决策		4	
游客行为意图（3）、游客推荐意愿、重游意愿、口碑意图、游客忠诚（2）	游客游后决策		8	
旅游社交媒体参与、文明旅游行为、游客不当行为、旅游适应行为、博物馆移动应用使用行为、游客绿色行为（2）、游客亲环境行为意愿、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游客遗产责任行为、游客国家认同	游客行为		11	

表 2 (续)

结果变量	初始范畴	核心范畴	频数	频率/%
智慧旅游竞争优势、乡村旅游的成功、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酒店业投资、旅游效率、旅游品牌价值、旅游经济发展、国家层面的性别平等、旅游危机、遗产旅游地附加价值、旅游绿色绩效、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政策、区域旅游经济效率、旅游扶贫成效、乡村振兴战略、城市旅游政策、出入境旅游流、旅游网络治理绩效	旅游发展 战略	旅游宏观 发展	20	19.42
旅游课程的就业适宜性	旅游课程管理	旅游教育	1	0.97
国家公园社区管理、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	旅游社区管理	旅游社区	2	5.83
居民旅游支持 (2)、居民主观幸福感、居民旅游参与	旅游社区居民		4	

注：表格中的 (2)，表示在检索的文献中出现了 2 次。

(四) 研究范式分析

综观既有文献，QCA 旅游研究在方法运用上主要为 csQCA 与 fsQCA 方法的直接应用以及与构建模型方法的联合应用。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类别总结其研究范式。

1. 直接应用

国内外绝大多数旅游研究是对 QCA 方法的直接应用，共计 93 篇，占文献总量的 90.29%。对于应用 csQCA 的文献，重在案例的选取，此类研究的范式总结为：(1) 结合现实背景以及对已有相关文献的回顾提出研究问题，且该问题不是净效应问题，而是多因素组态问题，并基于此确定研究的结果变量，即研究主题与目标。(2) 依据研究问题，通过特定的研究框架、相关的理论、已有文献的归纳或现象的总结提炼出条件变量（数量一般不多于 10 个），从而构建出相应的组态研究模型。(3) 基于已选择的条件变量，从各大门户网站、政府工作报告、企业的调研报告、经管数据库、统计年鉴或统计报告中进行案例的选择（一般为 100 个以内）以及面板数据的获取。(4) 依据数据特点并参考已有研究选择合适的方法（直接赋值、直接校准或间接校准）对各变量进行 0 与 1 的校准。(5) 对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确定是否存在必要条件或均为充分条件，若一致性大于 0.9 则为必要条件，反之则不是^[28]。(6) 进行组合路径的充分性分析，即构建、完善和分析真值表，案例频数一般设置为 1，若样本较多，则可相应地提高。后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5 及以上，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 及以上^[29]，

从而实现案例的筛选。当然,一致性阈值并不固定,还要综合考虑案例数量以及研究问题的实际情况等。在分析完成后,依据研究目的将结果分成高与非高两个层面或不分类直接展开讨论。最后,画表呈现结果,归纳结果类型,并依据相关理论就得出的结果作简要解释。(7)通过集合论或统计论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例如调整一致性门槛值以及改变数据来源等。

对于应用 fsQCA 的文献,此类研究的范式与 csQCA 基本相同,略微的不同之处在于:(1)在研究数据的获取上,fsQCA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也有研究通过各类数据库^[30]或深入访谈获取^[31]),样本数量不受限制,但通常为中小样本,也有研究尝试探索了大样本^[32]。(2)由于数据的获取多通过个体自评类问卷,故要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及信效度分析以保证科学性。(3)在数据校准方面,各变量可校准为 0~1 内任一值。除上述两种 QCA 的单独应用外,也有极个别文献既应用了 csQCA,也应用了 fsQCA^[33],但主要还是重在案例的选取,研究范式与单独应用的文献基本相同,但需进行两次数据校准。

综观直接运用的文献,几乎均为静态研究,还未有研究尝试运用纳入时间因素的 QCA 方法。若未对时间维度加以充分考虑,则可能难以经得起推敲^[34],如在研究游客行为的过程中,若加入个体心理因素,这些因素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时序性,并不会同时产生,需要运用时序 QCA 等方法来进一步剖析。

2. 与构建模型方法的联合应用

自 2020 年开始,国内外开始出现构建模型方法与 QCA 方法联合应用的旅游研究,但数量较少,学者以结合使用 SEM 或 PLS-SEM^[35]方法为主。在此类文献中,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是文章的主体方法,QCA 方法只作为验证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一种工具。此类研究范式总结为:(1)依据文献总结与现实背景提出研究问题。(2)依据相关理论与已有研究提出假设并构建理论模型。(3)进行问卷的收集以及 CMV 检验与信效度检验。(4)应用回归分析或 SEM 验证各连续变量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5)应用 QCA 方法进行组态分析,得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的组合对因变量的影响关系,即得出非线性结果,后依据相关理论进行相应阐述。(6)进行稳健性检验。

也有极个别文献采用了其他一些方法与 QCA 的联合应用,进一步拓展了 QCA 方法的应用场景。具体而言:(1)空间杜宾模型(SDM)。如 Ruan 等在研究旅游信息流促进区域旅游经济联动中结合使用了重力模型、SDM 和 fsQCA^[36]。他们通过重力模型和 SDM 先构建数理模型,然后通过搜集百度指数上的数据,展开 fsQCA 的分析。(2)OLS 方法。如 Ruiz-Palomino 等

在研究酒店服务型领导对战略服务差异化中联合使用了 OLS 方法和 fsQCA^[37]。他们的研究范式实质上与联合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文献类似,前半部分是规范的回归分析的研究范式,后半部分是运用 fsQCA 再次进行假设验证。总之,从 QCA 方法与构建模型方法联合应用的文献看,QCA 方法均只作为辅助验证的方法。

三、当前 QCA 旅游研究的不足

(一) 研究主题不够全面

从前文研究主题分析可知,虽然既有研究围绕现实情况,较多关注了疫情背景下旅游风险感知的驱动因素,但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缺乏应有的重视。旅游业的复兴不仅需要了解在公共卫生风险下的游客旅游决策机理和旅游企业发展战略,更需要探索新业态对游客所产生的影响以便于及时改进,从而更好地服务游客。

(二) 研究范式不够规范严谨

通过对检索文献的逐篇阅读,结合 QCA 主流研究^[38],当前 QCA 旅游研究范式还存在以下不够规范严谨之处。

1. 提炼条件变量方面

一方面,多数研究选择文献回顾法,未重视其他方法的使用,例如通过研究问题直接确定条件变量^[39]。事实上,由于缺少理论基础,仅通过文献回顾难以真正厘清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仅回顾了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正向作用,未全面考虑负向作用,也未深入分析条件变量的联动机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这方面的文献能够为解释组态结果提供良好的支持。

2. 组合路径分析方面

第一,结果汇报层面,部分文献是基于简单解汇报中间解,部分文献是直接汇报中间解。结合主流研究,本文认为,直接汇报中间解难以体现出核心条件。与此同时,当条件变量较多时,可能会出现 10 条以上的路径,这会造成解释烦琐,不宜归纳,无法实现条件变量的有效整合,进而难以实现既定的研究目标。此外,当前研究较少应用理论来对结果进行分析,大多只是基于实践情况简单说明核心条件,局限于条件变量组态的表面叙述,并未深入剖析每一条路径的内在机理,可能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第二,结果呈现层面,部分文献采用了描点分析式^[40],该模式通常为基于简单解汇报中间解,但其中鲜少对路径进行归类,若对路径进行一一解释会显得概括性不足,体现不出核心条件,文章冗长;部分文献采用了是非列举式^[41],该模式通常为直接汇报中间解。

3. 稳健性检验方面

既有研究大多缺乏稳健性检验这一步骤。稳健性检验是进一步说明文章科学性与可信性的一个关键步骤,若未进行这一步骤,则难以说明研究结果的非随机性和非敏感性。

(三) 未考虑研究问题的时间因素

当前 QCA 旅游研究还未考虑到时间因素对组态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还局限于 csQCA 和 fsQCA 的应用。有研究证实,旅游形象认知的顺序对目的地形象认知会有不同的影响^[42],这表明旅游研究问题中也存在时序不同导致结果不同的情况。因此,纳入时序因素的 tQCA 或 tsQCA 值得引起旅游学者的重视,这对于增强研究结果的解释力来说很重要。

(四) 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的研究还处于初期

当前使用 QCA 方法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的旅游研究还较少,尤其是国内文献中。QCA 方法是从非对称视角来对问题结果进行预测,可以与从对称视角解释问题的 SEM 等定量分析方法形成互补。更具体地说,虽然 QCA 方法可以得出组态路径,但具体到每个条件变量看,它们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则无准确的数据支撑,存在测量误差,易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为使研究结果更加真实可靠,有必要更多地尝试与传统的定量或定性方法的联合应用。

四、未来的 QCA 旅游研究展望

(一) 与时俱进,进一步拓展 QCA 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题

国内外 QCA 旅游研究重点关注了旅游消费者、旅游企业管理以及宏观旅游发展领域,但还未渗透到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尤其当前比较火热的文旅新星,如虚拟旅游、旅游直播以及元宇宙旅游等,未来可关注这些领域。与此同时,旅游教育转型也需要引起重视,疫情给旅游从业人员带来巨大压力,如何综合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旅游人才的数字化转型值得深入讨论。此外,《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的七项重点任务中,大都提及要建立体系、优化布局,而这些问题显而易见均为复杂系统性问题,适合运用 QCA 方法以进一步探讨。

(二) 借鉴 QCA 方法在其他学科的使用,规范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QCA 方法在市场营销学和创新创业管理中的应用已较为成熟,未来应借鉴此类研究以进一步规范 QCA 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1. 结合一定的理论或研究框架选择条件变量

从现有研究看,多数研究只是对各个条件变量单独做了简单的综述,但对于为何选择以及相关的依据在何处未做阐释,即选择较为主观,实质上仅是各变量的“大杂烩”。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仅凭前人已有研究就把变量都纳入组态模型中。虽然 QCA 旨在延伸理论,但条件变量的选择不能过于

随意,这会导致研究结果也较为牵强,在解释过程中难以具备较强的说服力。与此同时,还需意识到每个结果变量的前置变量众多,但QCA方法并不适用于条件变量过多的研究,因为这会导致产生的组态过多,难以解释清楚。由此可见,需要有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合理控制条件变量的数量,这样才不会在无法穷尽所有条件变量的背景下,受到他人的质疑。此外,在条件变量的论述过程中,还要兼顾负面效应以及与其他条件变量的联动效应。总之,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中可结合理论框架、文献归纳和现象总结等多种方法提炼条件变量,加强顶层设计,或许更为科学。

2. 改进组态路径的汇报与呈现方式,注重结论的升华

现有研究在组态路径的汇报上比较随意,缺乏规范性。既有直接汇报中间解,如此无法判断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仅能发现条件变量是否存在或不存在;也有结合简单解——汇报中介解,未进行归类,这在路径较少的情况下尚可接受,但路径较多的情况下难以解释清楚,QCA方法就失去了意义。同时,既有研究鲜少有运用理论来解释路径,这可能源于在模型构建时就未使用任何理论。因此,在解释路径时不仅要结合简单解,还要依据结果运用相关的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以深化结果呈现,进一步提升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早有学者建议采用国际上QCA研究常用的描点分析式呈现结果^[43]。本文认为,该呈现方式与是非列举式相比,更能够呈现出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更加直观。最后,在结果汇报过程中,要全面考虑是否需要从高和非高或是和否两个层面入手,若需要,则文章的理论意义又在何处;若不需要,原因又在何处。因此,不能仅因其他权威期刊的研究进行了这一步,就机械地进行重复。

3. 重视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有学者批判QCA结果的呈现过于随机,因而这一过程尤为重要,但国内外旅游研究中含有这一步骤的较少。从当前主流的检验方法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提高一致性的门槛值或校准阈值来观察组态路径的组成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若未出现此类情况,则认定分析结果是稳健的,这一方法操作简单最为常用;另一类通过跨时段、改变数据来源的方法进行检验,但这一方法耗费人力物力较大,因而采用得较少。因此,在未来QCA旅游研究中可优先采用前一种检验方法。

(三) 考虑时间因素,尝试运用时序QCA方法

以往的三类QCA方法未考虑研究问题的时间序列因素,均基于时点数据。事实上,许多研究问题在不同时间点会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在探索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Caren等提出了tQCA(时间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允许对问题的时间序列进行建模^[44]。该方法需要研究者对相关属性的顺序有所了解,依据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决定各事件的顺序。在这之后,

Hino 依据 tQCA 提出了 tsQCA (时序定性比较分析), 该方法更加关注所选条件变量的时序变化对结果所产生的影响^[45]。该方法可划分为三类, 其中时序差异型 tsQCA 因其不易受案例异质性的影响、所得结果可比性强且更为常用。已有的管理学研究对此方法进行了尝试, 分析了 GDP 等因素的时间变化对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的变化影响^[46]。据此, 本文认为, 在研究一些旅游宏观发展问题以及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可采用这一方法。

(四) 加强 QCA 方法与其他方法的联合使用

QCA 方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若通篇只采用这一个方法可能存在漏洞, 即忽视了测量误差问题。未来, 可以联合其他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但也要注意方法间的衔接, 因为简单的混合运用效果并不好。由于 QCA 方法未考虑测量误差, 无法获知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故已有学者呼吁将 QCA 方法作为 PLS-SEM 方法的补充, 这样能使得研究结合对称和不对称视角, 得出更为细致的因果关系结果^[47]。除此以外, 还可以尝试与定性方法的联合使用。例如, 与扎根理论的联合使用, 即通过对网络文本或深入访谈的材料进行解读, 找出影响研究问题的条件变量, 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 然后再使用 QCA 方法进行变量的重要性和组态路径的讨论, 如此可增强研究的外部效度。

[参考文献]

- [1] ROIG-TIERNO N, GONZALEZ-CRUZ T F, LLOPIS-MARTINEZ J. An overview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J].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 2017, 2 (1): 15 - 23.
- [2] 范香花, 程励. 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 基于 fsQCA 方法的分析 [J]. *旅游学刊*, 2020, 35 (4): 36 - 50.
- [3] WOODSIDE A G, ZHANG M. Identifying X-consumers using causal recipes: “whales” and “jumbo shrimps” casino gamblers [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12, 28 (1): 13 - 26.
- [4] RAGIN C C.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5] RAGIN C C. 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 [J]. *Political analysis*, 2006, 14 (3): 291 - 310.
- [6] OLYA H G, BAGHERI P, TÜMER M. Decoding behavioural responses of green hotel guests: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9, 31 (6): 2509 - 2525.
- [7] VERWEIJ S, TRELL 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n spatial planning research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19, 34 (3): 300 - 317.
- [8] CORNE A, PEYPOCH N.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ourism performanc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85: 103057.

- [9] WOODSIDE A G, HSU S Y, MARSHALL R. General theory of cultures' consequences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behavior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1, 64 (8): 785 – 799.
- [10] 刘宇青, 邢博, 王庆生. 旅游产品创新影响体验感知价值的构型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8, 40 (11): 157 – 173.
- [11] OLYA H G, MEHRAN J. Modelling tourism expenditure using complexity theory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 75: 147 – 158.
- [12] WU C W. Destination loyalty modeling of the global tourism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 (6): 2213 – 2219.
- [13] OLYA H G T, AKHSHIK A. Tackl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s of visitors to turtle site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9, 58 (2): 313 – 332.
- [14] FOTIADIS A, YEH S S, HUAN T C. Applying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to explaining rural-tourism success recip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 (4): 1479 – 1483.
- [15] OLYA H G T, GAVILYAN Y. Configurational models to predict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7, 56 (7): 893 – 912.
- [16] 孙佼佼, 郭英之. 城市旅游政策变迁的多元路径研究: 基于苏州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sQCA) [J]. *经济地理*, 2021, 41 (4): 166 – 173.
- [17] 王金伟.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 20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 (8): 184 – 191.
- [18] PAPPAS N, CAPUTO A, PELLEGRINI M M, et al. The complexit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IoT adoption in accommodation SM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31: 573 – 583.
- [19] PAPPAS N. The complexity of consumer experience formul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9, 77: 415 – 424.
- [20] KRETZSCHMAR W A, Jr. *Language and complex system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1] OLYA H G, AL-ANSI A. Risk assessment of hal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mplication for tourism industr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5: 279 – 291.
- [22] BAGGIO R. Symptoms of complexity in a tourism system [J]. *Tourism Analysis*, 2008, 13 (1): 1 – 20.
- [23] PAPPAS N. Hotel decision-making during multiple crises: a chaordic perspectiv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8: 450 – 464.
- [24] PAPPAS N, BROWN A 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during crisis [J]. *Management Decision*, 2020, 59 (5): 1025 – 1042.
- [25] FARMAKI A, PAPPAS N. Poverty and tourism decision-making: a chaordic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2, 34 (3): 1012 – 1036.
- [26] 胡奕欣, 李寿涛, 陈瑞蕊, 等. 近 20 年来亲环境行为研究进展 [J]. *心理研究*, 2021, 14 (5): 428 – 438.
- [27] TAHERI B, OLYA H, ALI F,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airport servicescape on traveler dissatisfaction and misbehavior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0, 59 (6): 1008 – 1028.
- [28] RAGIN C C.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29]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 (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 管

- 理世界, 2017 (6): 155 - 167.
- [30] OLYA H, NIA T H. The medical tourism index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of medical travelers: a mixed-method study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1, 60 (4): 779 - 798.
- [31] PEDROT, MÁRIO A.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and CEO duality as enablers of resilience to exogenous shock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7: 104400.
- [32] 凌欢, 程励, 赵晨月, 等. 寓责于游: 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研究 [J]. *旅游科学*, 2021, 35 (2): 30 - 51.
- [33] 王铁, 李梅, 孙德健, 等.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前因条件与组态路径: 基于 QCA 方法的探索 [J]. *旅游学刊*, 2021, 36 (3): 70 - 82.
- [34] 杜运周, 李佳馨, 刘秋辰, 等. 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 QCA 方法: 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 [J]. *管理世界*, 2021, 37 (3): 180 - 197, 12.
- [35] RASOOLIMANESH S M, SEYFI S, AHMAD R R,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visitor satisfac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able tourism experienc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heritage tourism context [J]. *Tourism Review*, 2021, 77 (2): 687 - 709.
- [36] RUAN W Q, ZHANG S N. Can tourism information flow enhance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s? [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49: 614 - 623.
- [37] RUIZ-PALOMINO P, GUTIÉRREZ-BRONCANO S, JIMÉNEZ-ESTÉVEZ P, et al. CEO servant 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service differentiation: the role of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innovativeness [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40: 100891.
- [38]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 (2): 393 - 420.
- [39] 欧忠辉, 蔡猷花, 胡慧芳. 知识网络嵌入情境如何激活企业二元创新: 基于 QCA 的研究 [J]. *科研管理*, 2021, 42 (6): 94 - 101.
- [40] ZHANG M, ZHAO L, ZHANG Y, et al. Effects of destination resource combination on tourist perceived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cient towns [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40: 100899.
- [41] 孙佼佼, 郭英之. 疫情防控中身体距离作用下旅游者幸福感影响路径: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J]. *旅游学刊*, 2021, 36 (8): 41 - 51.
- [42] 刘睿文, 吴殿廷, 肖星, 等. 旅游形象认知的时间顺序对旅游目的地形象认知的影响研究: 以银川沙湖与榆林红碱淖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6, 26 (1): 145 - 150.
- [43] 张明, 杜运周. 组织与管理研究中 QCA 方法的应用: 定位、策略和方向 [J]. *管理学报*, 2019, 16 (9): 1312 - 1323.
- [44] CAREN N, PANOFISKY A. TQCA: a technique for adding temporality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05, 34 (2): 147 - 172.
- [45] HINO A. Time-series QCA: studying temporal change through Boolean analysis [J].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 2009, 24 (2): 247 - 265.
- [46] 沈俊鑫, 刘雅婷. 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特征要素及提升路径: 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 tsQCA 分析 [J].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4 (3): 77 - 85.
- [47] RASOOLIMANESH S, RINGLE C, SARSTEDT M, et al. The combined use of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approaches: partial least square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1, 33 (5): 1571 – 1592.

Review and Prospect of Application of QCA Method in Tourism Research

WANG Yuche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Gansu, China)

Abstract: QCA method is a research method that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be able to analyze multiple causal relationships in tourism issues.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literature on tourism research using the QCA metho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sta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introduction period of QCA tourism research (2011-2014), the exploration period of QCA tourism research (2015-2019)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of QCA tourism research (2020-).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mplexity theory is often used to explain the use of the QCA method; from the variable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them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five aspects: tourism enterprise management, tourism consumer-related, tourism macro development, tourism education and tourism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it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direct application and combined application with the model construction method.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 are refined, and the advice for expanding research topics, standardizing research paradigms, trying sequential QCA, and strengthening joint application with other methods are proposed.

Keywords: QCA method; asymmetric method; tourism 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